

中國藝術叢書

# 文同蘇軾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中国画家丛书

# 文同苏轼

于 风著

(修订本)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

56

文同 苏轼

(修订本)

于 风 著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上海长乐路 672 弄 33 号)

责任编辑: 邓 明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吴县树山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2 附图 4 页 字数 39,000

1988 年 6 月第 1 版

印数 2,700

# 附 图

---

## 附 图

|   |       |   |   |
|---|-------|---|---|
| 一 | 墨竹图   | 文 | 同 |
| 二 | 木石图   | 苏 | 轼 |
| 三 | 竹石图   | 苏 | 轼 |
| 四 | 寒食诗   | 苏 | 轼 |
| 五 | 龙公神帖  | 苏 | 轼 |
| 六 | 李白仙诗卷 | 苏 | 轼 |
| 七 | 李白仙诗卷 | 苏 | 轼 |
| 八 | 王晋卿帖  | 苏 | 轼 |



一 墨竹图

文同



二 木石图

苏轼



三 竹石图

苏轼

自秋來黃州已過三寒  
 食年 欲惜春主不  
 客惜今年又苦而高月社  
 蕭瑟此間海棠花  
 汚遊支雪閣中偷賣  
 多夜半具有力何殊少  
 年子病起遲。  
 春江欲入兩峽來  
 不已而小屋如溪舟海  
 水雲裏空危度寒甚  
 破龜鏡滄華一郡  
 知是寒食但見烏  
 銜泥——天門凍  
 九重古堽在萬里巖  
 哭陰窮死反吹不  
 起

右雪州寒食三首

元祐元年十月朔日  
 與顧上首張龍公神極  
 靈英乃齊武建男也  
 與州學教授陳履常  
 往禱主遠二顧公微沐  
 澤高居而往明堂以  
 龍肯至天乞少變庶  
 幾得雨雲升六月  
 六日與景說履常同訪  
 二歐陽作詩言佳夜就  
 作西天眼雲嶺渠夢面  
 聞利家誰子建陳子果  
 脫樹掌口句法甚新罰  
 人年有此清重豈有  
 家官請宮吏請宮日  
 主官少府我即此清相  
 與失語主吏作此星斗  
 祭然就枕未幾而  
 鳴蒼矣至期旦日雲  
 作五人者復舍于環  
 就敦仰龍以威  
 德運如詩語不  
 與重默歎書  
 與一笑是日景既出  
 造詩云吾儕歸昨  
 解肉裂舍首携  
 臺旁行役健笑  
 日長兒也好男  
 過我

蘇軾

五 龍公神帖

朝披夢澤坐笠鉤清沅尋  
絲得仙蹤中內有三元辛篆  
字天丹地造勢如飛翔還家  
洞天老奧我不可量金刀寄意  
雲文爛熳燕取十二環在見仙  
人房莫誇紫綈多海氣侵肌

涼龍子善變化作梅花雜贈  
秋雲珠麗明月光勸我宮  
作仙詩仙居問瑞把子只携  
玄談笑潤道香

人生得意莫先减巧妍盡春风  
流樹夜日與江近只知雨露合不  
因寒苦近我若飛骨時慄見  
當塗墳青衫獨視空江的  
山下村吹笛月魂無復破

珠兔念此一敗應思萬分  
出處皆非若雪皇不呈汁  
何兮也

元祐六年七月十日  
丹元復得此二詩

羽衣丈夫授床刻耳身中著  
然張可喜也定國字無事可  
以爲賦便行將馳驅不復求耳  
元祐六年五月初十日 牛由觀

王晉卿嘗暴得可靜豈不能  
想求方於德。卷之五。於是情種  
頭呢肯病有所憎。亦可堪作底用。割  
捨不得。得三日。瘡去不盡。割取我耳。  
晉卿漲然而悟。三日病良已。以頌示  
僕。方老。寧心。急須相勸。性難言。得三  
日。保我耳。校君不家。且喜書家  
摠平善。今見定國所藏挑耳圖。多  
得王晉卿所激。此事元祐六年  
六月二日 轼書

## 目 次

|                    |        |
|--------------------|--------|
| 一、文同生平简述·····      | ( 1 )  |
| 二、文同在绘画上的成就·····   | ( 7 )  |
| 三、关于“文湖州竹派”·····   | ( 15 ) |
| 四、苏轼生平简述·····      | ( 19 ) |
| 五、苏轼的艺术理论和实践·····  | ( 25 ) |
| 六、苏轼的书法·····       | ( 33 ) |
| 附录一：文同、苏轼题画诗选····· | ( 39 ) |
| 附录二：《东坡题跋》摘录·····  | ( 45 ) |

## 一 文同生平简述

文同，字与可，号石室先生、笑笑先生，又称锦江道人。梓州(宋为梓州梓潼郡)永泰(故治在今四川盐亭县东北六十里)新兴乡新兴里人。生于宋真宗天禧二年(1018)，死于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有《丹渊集》四十卷传世。在他六十二岁的生涯中，正逢上北宋王朝由强盛走向衰退、内忧外患日趋严重的时期。

他出身于一个父祖三代皆“儒服不仕”的士族家庭。幼年即显露了过人的才学，以致使“乡人异之”，更引起他父亲(文昌翰)的重视，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当时年仅十余岁的文同发奋读书，“昼悉力家事，夕常读书达旦”。在二十岁左右，已经“博通经史诸子，无所不究”，连当时守成都的大文豪文彦博，也对他的词章大加赞赏，并拿到“府学”去示范，博得了学士们的称慕。

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登进士第，在将近五百名考生中，他名列第五。这年他已三十二岁，正显示出他充沛的才力。次年赴邛州(今四川邛崃县)为“军事判官”。后又兼摄蒲江(今四川蒲江县北)与大邑(今同名)政事。至和元年(1054)再调靖难军节度判官，在邠州(今陕西邠县)居留四年左右。到嘉祐四年(1059)才被“召试馆职判尚书职”“兼编校史馆书笈”入了京城。

但是京城的官职似乎并不吸引文同，入朝不久，屡次上表辞谢馆职，以“亲老”为名，要求调回故乡去。后终因父亲去世，

他才得“丁忧”又回到了四川。英宗治平二年(1065)赴汉州(今四川广汉)为通判,摄守邛州。后又知普州(今四川安岳县)。旋又因母亲病故,去官居忧。至神宗熙宁三年(1070)才复入朝知“太常礼院兼编修大宗正司条贯”职务。(以上引文均见范百禄撰文同墓志铭)

从嘉祐四年首次被召试入京算起,则在这十年当中,他倒因父母的相继去世,先后“居忧”六年之久。长期的故乡生活,一方面使他与群众的情感加深了联系,另方面在他生活态度乃至艺术趣味上,都可能产生了积极影响。

当时,正是王安石当政厉行新法之际,由于大官僚、大地主的反对,新旧党之间的矛盾与斗争是越来越尖锐,越来越激烈了。此时的文同,由于受了明哲保身观念的影响,似乎是不愿厕身其间的,从表面上看来,他既不属于任何党派,也不愿自己的亲朋参与党派斗争。但从入京后未一年即因故受到“夺一官”(降级)这件事情本身来看,他在当时多半是倾向于旧党的。次年以“太常博士知陵州”,又离开了京城。

陵州(今四川仁寿县)在“崎岖山谷之中,城垒邑屋与峦岭涧壑相为上下”,<sup>①</sup>是一个偏僻的山城。文同怀着“才得旧官,复以罪失”的心情,来到这个人口不过三万、税钱止千三百缗、租不满万石,而且土地瘠卤,最为僻陋的穷乡,自不免有些牢骚。可是,在这里却可以得到安静的生活。一方面没有“将迎之劳”,减除了所有的社交活动;另方面这里的人民“颇善耕稼”,“其性朴质”,并且“各守护本业,不喜作诉讼”,作为一个地方官吏,特别是文同其人,更感到无上的满意。因而在公余之暇,常自追

---

<sup>①</sup>见文同《陵州谢上任表》。

求田园亭林之乐。譬如他在《野径》一诗中说：“山圃饶秋色，林亭近晚晴。禽虫依月令，药草带人名。排石铺衣坐，看云缓带行。官闲惟此乐，与世欲无营”（见《丹渊集》卷十一）在悠然自得之中，透露了逃避当时现实斗争的心情。

熙宁五年（1072）任满罢官，在彭州侨居一冬，于次年改知兴元府汉中郡（今陕西南郑）。居三年。于熙宁八年调任洋州（今陕西洋县）太守。

文同在居官时期，对当时的党派之争是抱着逃避态度的，曾劝人（实际是警惕自己）“圣贤术内好潜心，邪佞党中休入手”（见《遣兴效乐天》诗），认为趋炎附势，是愚人自投罗网之举。他的这种见解，正说明了他对新法的不满，和他思想的消极。但另一方面，他对人民的疾苦，并非置之不问。譬如他在陵州任内，曾发现当地居民“暮即阖户”，不敢于夜间出行，经过察访，原来有少数不法之徒常在途弄中为非作歹。文同立刻把这些坏人捉住，严加惩戒。此后，群民庆吊往来，“虽篝火宵行，无复扰者”，非常满意。又如该地人民多迷信神鬼，有人则假借神灵之名，骗取群众的资财，并将以之修祠筑庙，借以从中牟利。文同则派人逮捕了为首者，并将其骗得的钱财充公。甚至有一次，他对手下人说：“在西山的山湾里，住有几户人家，现其中藏有强盗，应该快去捉住。”差人应命而往，果然在那里捉到了歹人，于是“乡人神之”。这些传说未必完全可靠，但可以看出一点：文同在居官期间，并非真如他自己所说的是“可笑陵阳太守家，闲无一事只栽花”（见《可笑口号》诗），或如他《自咏》一首所说：“看画亭中默坐，吟诗岸上微行。人谓偷闲太守，自呼窃禄先生。”其实，这是他自谦的表示。对于当时的人民生活，他还是非常关心的。在他早年的诗文作品中，如《织妇怨》、《宿东山村舍》